

還你個一介小民的一張「應當」合同？)我立刻寫信給黃紹夫，這仁兄比我低一班(第五屆)，在校時素知其人古道熱腸，但不諳魚雁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他居然給我寫好幾封信，而且又勤又快，弄得我是既驚又喜。每來一信，必請我「家裡」(妻子)買個鏡框把它框起來，懸掛我的書房。經他給 Dr. Cubler C (邱不才)說項，不數日我和陳森雄的合同都寄回了台灣。陳森雄名字一簽，合同立刻生效，我的新合同在手，一女配二婿?!分身乏術。又想想，簽合同即如男女訂婚，當然可以解約。可是二十年寒窗所學何事?人能無信，食言自肥?痛苦了二個星期，結論是「這年頭解除婚約的多的」。下定決心——毀約!

打一個電話給住在紐約的親戚，請他幫個忙。不幸的是，St. Clare's 醫院硬不答應解約，上鈎大魚，釣到不放。好!好!你不放可以，我不去你們撈什子美國。告訴你吧!我要生病了!不去!就是不去!寫完了信，擲入郵筒，一抬頭已是鳳凰花飄的初夏。心想美國是去不成!乾脆把黃紹夫寄來的合同退還給 Pottsville Hospital 的邱不才醫生。又過二星期，事情出了蹊蹺。St. Clare's 醫院的一位秘書給我一信曰:「你可以解約!謝謝你會對我們醫院的興趣。」啊!好消息!是的好消息!現在一張合同也沒有，還是去不成。美夢到頭一場空。君不見「屋漏正掉連夜雨」，一關過完又一關。還有什麼好說的，馬上再寫一信給黃紹夫，希望他幫我要回那份合同。可想而知，他和邱不才在 Pottsville 必定丈二金剛摸不着腦袋，大叫「阿衛發神經!」。(我胡蘆裡賣的什麼藥，怎好意思告訴他們?這是我的難處。)

簽換合同是一件痛苦的事，少惹此麻煩為妙。但我的改變合同對我日後駐院醫生的訓練有極大的幫助，這是後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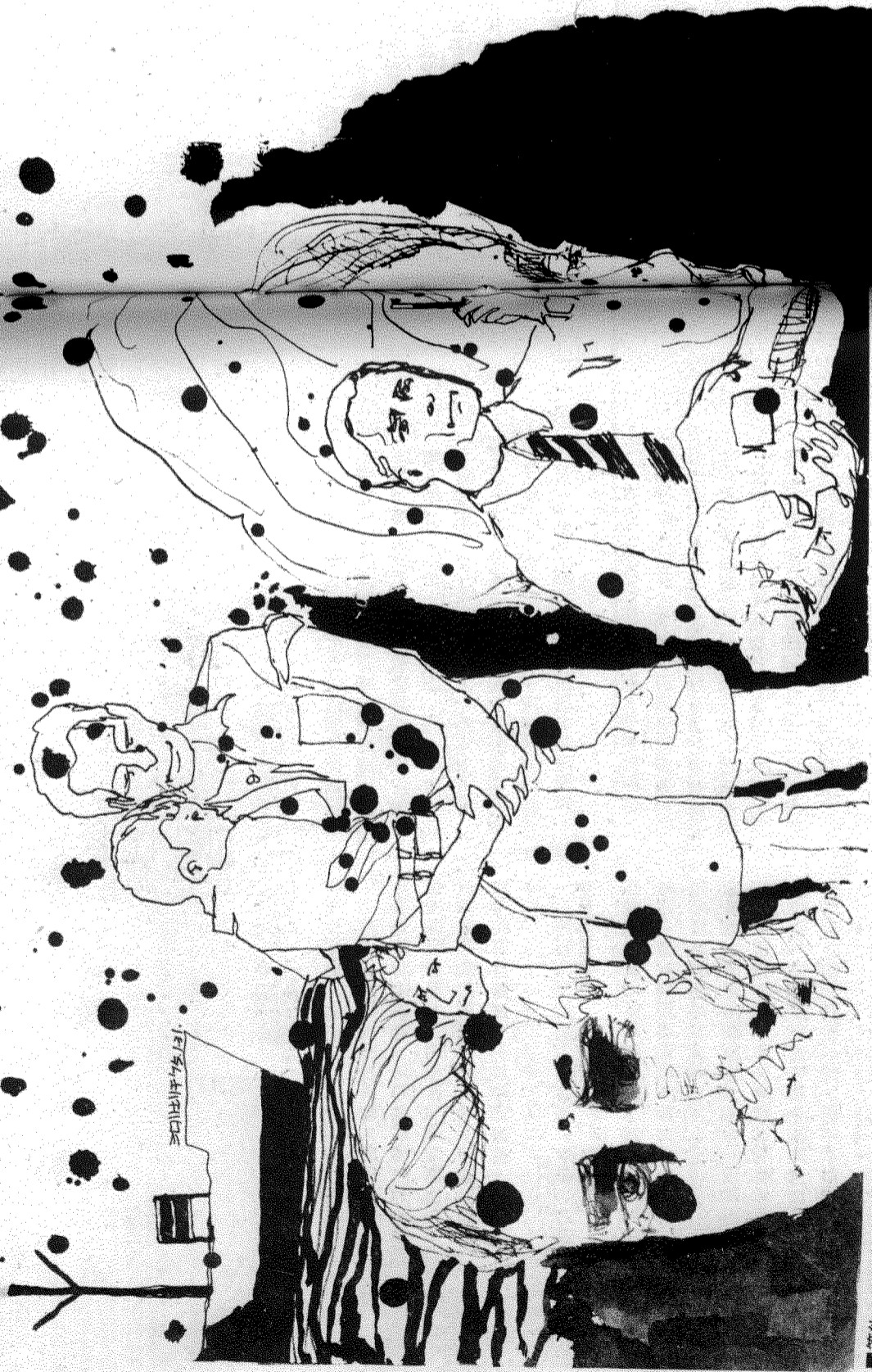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，當我再接到 Pottsville 醫院的合同後，寄出時已是五月中旬。一九七二年三月開始一項新規定:「醫院不再被准許私自發出 D S P-66 (這是外國醫學畢業生 F. M. G. 用來申請 Exchange Visa 的文件。)，改由新機構 Commission on F. M. G. 統一發出，以杜弊端。」

從這時起，我又開始等我的 D S P-66。這一等，等得我焦頭爛額，食寢弗安。每天看郵差一班一班的過去，仍不見 D S P-66 的踪跡。甚至到六月底，還經常跑去郵局找一位親戚，看看否台北總郵局轉來我的 D S P-66。七月開始，我判斷可能是 St. Clare's 醫院的人，告了我一狀。命中註定我是流浪命，如真要聽算命瞎子的話，硬闖上了飛機，也許會遭到劫機去古巴見卡斯特!咳!別走算了。

人逢絕望，心情也就平靜多了。此去千里，前程茫然。留在台中草地故鄉繼續行醫也是不錯的呀!何況要拋下嬌妻和八個月大的怪兒，獨個兒背井離鄉有什麼意思?既不是外出謀生糊口，也不是逃避猛虎。真個何苦來哉?(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我為什麼來美國?盲目地申請、盲目地走。一種無意義、可憎的潮流。)

庸醫來佳言

醫學系
第四屆校友
蔡隆衛



■簽約;毀約

一九七二年初某日，收到一張紐約市 St. Clare's 醫院寄給我的「應當」(intern)合同。考慮了一天以後，名字一簽，火速寄回，決定七月前往美國再做馮婦「應當」一番了。(在此之後，張豐宗兄亦曾大力幫助，給我弄到一張長島 Glen Cove Community Hospital 的合同，可惜遲到二星期沒簽成。)過了一個多月，陳森雄兄忽然從高雄寫信給我:「聽說老兄你要到美國，是嗎?我也想去。咱們申請同一醫院，如何?重溫當年八〇四醫院的「快樂的應當」!」

我高興極了!四年前「應當」生活多愜意呀!台南夜市的蝦子，公園邊的狗肉，安平的夜晚，赤崁樓上的吼歌、米酒、烏梅酒、陽春麵，醫院裡的俏護士。彷彿如昨，可嘆日逝如流水，一去不復返!馬上建議他申請 St. Clare's 醫院。他又回我一信說:「紐約市治安奇差，去不得也!黃紹夫與我的小子楊植榮二人均在賓州 Pottsville 醫院做「應當」。那兒是個好去處!」

「黃紹夫在那兒?!我去!我去!(臭味相投)」我心裡叫嚷著。可是事情已不簡單，使君有婦也。一張 St. Clare's 醫院的合同像一條繩子套住了我。(在台時聽說如毀約後就永遠不能去美國當「應當醫生」。其實不正確!據所知，撕約的多如過江之鯽，從沒出過差錯，如果你實在太不走運，便是闖來，那掉飛機也說不定。對不對?老弟們!再想想，德蘇互不侵犯條約，不說什麼，「嗟」的一聲給希特勒毀了。

護照

七月六日我收到DSP-66，去不成的美國行又死灰復燃。託台中永安旅行社辦手續。需要DSP-66，二吋照片若干，戶口謄本若干，醫師證明、醫師執照、畢業證書的複印本，退伍證、解召令、身份證及一份警察局的證明一證明你沒被通緝、沒訴訟在身、沒欠稅，評個該民「尚無不良紀錄」。這樣大約二、三星期，即可領到綠皮的護照。七月廿六日，我到台北美國大使館領事組簽證。（准許進入美國領土的簽證手續）一大早，一堆人（Brain drainage）擠在領事館門口。七、八月正是留學生出國

的季節，其中女孩子特別多。我是劣等庸醫，出國算不上牛夫一毛，但看到這群活潑漂亮的女孩子出國，真是為我們的國家可惜。等了幾個鐘頭，一個二毛子女職員打開小窗露出半個臉孔，叫著我的名字！她對我說：「你的合同日期已過，我們不能給你簽證！」

「為什麼不能！」

「因說不定他們不要你了！」

「怎麼會？他們是我要我去做工的。」

「那好！你叫醫院打個電報或寫封信來好了。這是你體格檢查表，你可以去下列指定醫院先行體檢。」

當日飛快回台中，晚上打了一電話給陳森雄，請他幫忙。（他已於六月底去Pottsville）。又寫了一封信給Dr.邱不才。如此這般，我頭昏而腦脹。等我簽證完畢已是八月十四日。

妻兒同行

陳平茂、陳德明與范正彥三人在一九七一年四、五月間一起去加勒比海的美屬Virgin Island淘金。這地方位於波多黎各的南方，是世界有名的觀光風景區，終年草木蒼翠。（在台灣時不覺碧綠可愛，不知春日溫和。來美後，每到冬日目睹一昏天、禿樹、老烏鴉；雪地、冰路、瘦野狗的情景，倍增懷念故鄉的思緒。）在數次的通信裡，很幸運地，我的「家裡」得到黃太太莊滿子（藥四屆）的幫忙，獲得某次就職的機會。因此「家裡」立即許去教職，準備應聘上任，順便攜子同行。美國人嫁先生後就拋掉原姓，改冠夫姓，我們中國人可冠夫姓，可不冠夫姓，隨你的便。他們寄來的聘書上，把我「家裡」的姓拋了，結果又得重寄一張，費時費心。（來美國後，因「家裡」即有身孕，

歡迎到美國來！

我心中對她感激極了，想到手中提著松山機場買的香烟，就拿出2包總統牌送給她。她高興得不得了。（美國女人至少70~80%抽煙）。

費城機場比松山機場大得多，停車場上密集著各色各樣的轎車。黑人白人匆忙地穿梭往來，但却是靜悄悄的。忽然，機場擴音器播出：「Dr. Tsai, No. 8」，我知道那是陳森雄他們找我。可是No. 8是什麼？我要「家裡」看住孩子、行李，自己去找找看。偌大的機場，我像一條瘋狗亂跑。問了三、四次，他們不是不明No. 8，就是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。

好不容易碰到一個掛著information的地方，我停下來打聽。一位男士指著高高的小牌燈說：「這是gate 14，你由此北走即可見12, 11, 然後順次即可到gate No. 8。」當我走到gate No. 8時，一位中國青年站在那邊，他戴著眼鏡，瘦瘦高高的，向我裂了裂嘴：「你是XXX嗎？」「是的。」我回答說。

他自我介紹：「我是楊根榮，楊美楨是我的姊姊。」
「噢！我知道，你會給我寫過信，真謝謝你！」
「你在此等一下好嗎？我去領我「家裡」與小孩來這裡。」

「噢！孩子與太太都來了？」他好驚奇。
「是呀！一起來比較方便。」
「他們呢？」當我領他到我「家裡」與孩子的地方時。
「別站在這兒！這裡危險！費城的治安很差，搶劫特別多。」

他又說他們是分頭去找我的，待會兒會自動集合。「今天很抱歉！因為車子的消音器有毛病，來晚了。」
呆了會兒，陳森雄來了，他為我介紹吳信賢及一位美國朋友Samuel，這位仁兄年約45歲，二次大戰曾服役美國海軍，駐防日本五、六年，對日本與中國特別喜愛，使他們回國後仍過著東方式的生活。不知幾年前，他的太太跟他離婚，打從那時又過著單身日子。工作之餘，即與幾位中國醫生一起吃吃喝喝玩樂。他自稱是Chinese Consular，有台灣來醫生，他必跟大家去迎接（從Pottsville到費城約360公里）。為新來的醫師安排生活，教開汽車，帶著他們去各處interview，申請住院醫師，幫忙搬家，在我一

生中從沒見過這麼一位熱心幫助別人的好先生。

Pottsville—Pennsylvania

從費城到Pottsville的路上，時值八月下旬，真個花紅草綠，整個賓州就如公園一般。行經途中小站，大夥兒下車歇了一歇。中午一點才到目的地—Pottsville。這是一個人口大約二萬人的小鎮。半世紀以前盛產煤礦。曾有過黃金時代，可惜至今煤礦已挖空或廢棄，人口漸減，成了落日的黃花。其可取之處是治安良好，沒有黑人問題。年平均收入約6000元，算是個小康城鎮。我原分配到一幢依山路，環境優雅，鳥語花香的大房子。可是住了不久，我「家裡」嫌太靜，沒鄰居，晚上我去值班，她有點怕。所以，搬到另一條約有10戶人家的小街。樓上住著陳森雄。

三流醫院

Pottsville醫院是九層樓的建築物，大約300床左右。醫院的性質是財團控制，賺錢第一。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」，處處是庸醫。像台灣一樣，台灣的醫生亂割胃、割腸尾，大賺台幣。此地的番仔醫生是亂割膽，割子宮。割得多，賺得多。做一個所謂教學醫院，實在相差幾千里，真為美國感到羞恥！來此的F.M.G.都是存心混資格的（做完「應當」，在多數州即可參加執照考試）。一九六四年以後，許多有名的台灣醫師都曾在此做過「應當」。如李焜斌、林清河、呂光燾等。大家留在此醫院一年或久些，然後得到好的駐院醫師職位即走。

如何考E. C. F. M. G.

記得從前在校時，每遇到校內同學考取者，必以校刊的記者去訪問一番。問東問西，請求指點迷津，以冀希望參加此種考試的同學們。這些考取同學的學長也真是誠懇相向。其中10個有9個半都說要唸下列書籍：從Harrison的內科，Christopher的外科，Textbook of Gynecology一直到handbook of physician……一共十幾本。那時我信以為真，小心翼翼地抄書名抄下來，然後刊在校刊裡。等到我要考時，考前二個月，才一共唸了Harrison內科的幾章（老實講，我這庸醫唸不通英文，也看不太懂書上講些什麼？）。到後來情急生智，乾脆專唸考古集（台北版一本，高推版一本，台本版一本）。就像從前考大學的考前猜題一樣，亂唸一氣。其中有疑問或不懂的，才去

查書或問問同學。考完後一身酸痛。我跟黃義光說：「就是考不取也不考了！」。後來收到成績單是75分，英語P (Passed) 算是勉強及格。

今年(一九七四年)四月看到幾個美國的Clerk，在我們醫院見習，準備考 E.C.F.F.M.G.者(這些美國人是去南美或非律賓醫學院的，同樣是F.M.G.，但他們是美國公民較優待些)。他們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弄到從台灣出版的考古集。據我所知，讀幾本考古集，唸唸唸唸了，就是「一」穩當。

有人說，如今考題變化多端，命中率已經不高。但新題目都生硬難懂，考生大多不會。你如懂得些考古還是考得取(這種考試是以Percentile 取分，最好的人答對60題，則他是100分，你答對59題，你是99分，不是以全部100題，一題一分來計算)。況且聰明又合作的台灣醫生，不出兩年，考古集又追上新時代了。就怕不舉行，恐怕考不取。

這張E.C.F.F.M.G.的證書是再考美國醫師執照的必需品，辦理居留移民的證件，申請「應當」或駐院醫師的證件之一，甚至在邊遠缺乏醫生的地區，也可換得一張臨時醫師執業許可證。老實講，你有張E.C.F.F.M.G.，在目前的美國，一年賺上一萬元，渡個生活已沒問題。

今年我考F.L.E.X.(聯邦醫師執照考試)，也是隨便各科的小本書唸唸就去猜題，考得真比那些唸Harrison內科的印度仔或非律賓番分數高得多。(陳德明這仁兄還是唸台灣的考古集而考取了，老遠從芝加哥打電話來打哈哈哩！庸醫的朋友一一差不多。)

我看我一輩子也唸不了Harrison內科學，我「家裡」的弟弟呂崇義給我寄來一部中文的Harrison內科學，我本想考不取後再來唸它。想不到又失去這個機會。除非把我關進牢裡，下道令：庸醫！你如不唸完此書不讓你出來。否則三兩棉花——談(彈)不上。

唸書唸重點，考試是應付事。分清楚了，「試」事成功！

選醫院

我來美國之前所聽所聞(書本雜誌)都說美國如何好！如何好！其實比我早來的中國人，很多都是走馬看花的遊客，再不然就是集體騙人，再不然就是拿美國外交部公

共關係處的紅包。美國的好處只有30%，壞處約70%。

每個在美國的校友，寫回校的信，也幾乎都是說醫院如何好，醫學如何進步。有的真是真的，但我相信還是中了中國人的「場善去惡，多留口德」的毒藥。我庸醫是專講實話的，請相信我的陳述。談到選醫院，在我來美之前完全不知道，我之申請St. Clare's 醫院，就是像看到女人就追一樣，你追上去，等她回頭來看你時！媽呀！她原來是我老祖母的同學！我之跟著陳森雄去Pottsville，是因為黃紹夫在那兒做。這兩位仁兄的德性，我知道，因此我知道那兒好「混」，混完了還出路好(有好的介紹信就是求駐院醫師職位最好的憑藉，切記！切記！)。這間醫院有房，有免費飯吃，上至電視、電話、廚具，下至衛生紙、肥皂、床單、清潔劑等等都給。本人或家人生病，完全免費治療。

「應當」是個吉力，中外皆然。何況我來美之前已在台灣三年，再做「應當」也該選個輕鬆的。這就是庸醫的「混世哲學」。如要好好學醫學，就該找一家大學的醫院，這種醫院有幾個Training Programs，有幾百個駐院醫師，有幾百個病床。但此類不是非美國佬不收，就是在大黑人區域裡，治安極差。如你在此醫院做上幾年，是說假話！終有一天當你剛出醫院門口，到停車場開車時，事情發生：人家看你穿一身西裝，結領帶，黃面孔，不用問，絕對是個醫生，醫生就是有錢人。頃刻，黑鬼上來攔了！「給我！你的皮包！」，你看他黑黝黝的手中握着一枝黑色的手槍，槍口指着你的胸膛，另一手做討物狀。你不給他錢包？識時務者為俊傑，「財去人安樂」，給他算了，「Pay day」馬上又到。

會有一位美國佬「應當」，因不給錢包在華盛頓市區的餐館外面，一槍打穿了腦袋，當場肝腦塗地，一命嗚呼！有一位醫生，因為身上只有十多元，匪徒不過癮，氣憤地奪了十多元，再補他一拳，打掉他四顆門牙。

但話說回來，見仁見智。有人說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」黑人區的醫院好，我們就去！求學問第一，難道我能說不對嗎？「不！」，「我贊成此論」。

像我這種半調子庸醫，偏又是愛「混」型醫院。且聽我的老王賣瓜，自云瓜甜：

第一年來美國的中國人，普通講起來，英語都說不好

我們去教學很強的「應當」訓練計劃醫院裡，也不能吸收多少。我初來的時候，人家的Case report或lecture全聽不懂是實事，庸醫本色，說了也不善盡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倒不如留在鄉鎮小醫院(大都是200~300床)。一則能有時間學習適應美國的生活型式，練習英語會話；二則可將好的介紹信，以期待明年申請較好的醫院做駐院醫師。如你留在好醫院，人家一下子就看穿了你的短處，而不知你醫學頂呱呱，連個駐院醫師的位子也不給你，那明年就得落魄江湖了，故不可不慎重考慮。但是，你真表現優良，庸醫還是奉勸你申請大醫院為上策。

關於National Intern and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 參加好不好？據我所聞，在台灣申請此program 成功率極低。這個Program 約是專門為美國應屆畢業生所服務。參加也好，不參加也罷，無大妨，但機會不大。

擇偶

擇偶像賭博，賭的是幸福，籌碼單有一個。幸福革命運。但接受一點庸醫的建議也是好的，起碼會有心理準備(一定有許多人，我就是縫了他的嘴巴，他也硬拿幸福是雙手創造的字眼來跟我抬槓)。其實，你能有一個同甘共苦的伴侶，那就是幸福的必要條件。你若娶了個Heart disease classification II 的女人，你怎麼創造？你娶個神經分裂的，怎麼能有奇蹟？

怎樣的女孩才是你的理想呢？美醜是天生的，只要身心健康即是好對象。男同學中比較內向的，最好找個活潑女性(內向與外向結合，不內不外，才是庸醫眼中的理想)。庸醫勸他追求任何學校的女青年聯誼會總幹事。(夫妻總要有一個講一個聽，才來得和諧)。內向的女孩子千萬別嫁給內向的男性，否則兩人晚上坐在一起，男的無言，女的默然，只有清晰的時鐘「De——Da」響。開業以後，兩人皆歸歸是金，不響「金剛嘴，樹累累」；醫術加騙術的道理(美其名曰心理治療)。不須好久，即門可羅雀矣！

對女同學來說，醫學教育時間長，如果在一年級即交個男朋友，易生變端(講相信，愛情大部份是假事)。弄得風雨滿城，全校皆知。在二、三年級以後，如有高年級的來「意思」，即下餌犯之。然後使出渾身解數，花枝招

展跟他戀愛二年，就緊逼着他與你訂婚。訂完了婚，讓他去「應當」或服兵役，才可放心些(當然你是要常去拜訪他的，讓所有護士、護生知道他已有未婚妻)。千萬不要做什麼女性矜持，設障攔事。男追女，女追男並無二樣。有許多好的男孩，對感情一點也不敏感，你給他飽爛眼，拋微笑，他一點也不知道。現在想起來，庸醫在校時，或許也有女孩子喜歡過我也說不定！

許多女同學說：「我沒那麼厚的臉皮，乾脆不交算了！」。

想想那麼多的醫學生妳找不到一個？此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嗎？讓庸醫告訴你：憑媒妁之言嫁出的，不一定保證找到幸福。往往不知對方的品德，對方跟舞女、酒家女鬼混，到頭來拋不掉的事，屢見不鮮。誰會告訴妳這些只發生在晚上的事？選個同學之類的，經常在一起「互切互磋，相得益彰」是錯不了的。

「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同窗愛同室」硬是好主意。

諸君一定要問我庸醫說的是如此，做的又是如何？告訴你，老弟！庸醫選妻擇偶，在初中時代就定好了。只有一條件：數學測驗每次考八、九十分的女孩子。怪！怪！說到庸醫的數學頭腦，真是天曉得！初中時，每次考試不及格。高中聯考數學得22分；大學時，數學7分。還好，國文、三民主義、英文奇佳。因此才能每次「吊車尾」榜上有名，危險過關。上醫科以後，結婚條件變了：非數學系的娃兒不娶。母校因無數學系，只有向偶了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到了醫六時，同班好友高資基(數日前，由台來紐約遊玩，碰頭話當年，不甚依依)對我說：

「土蛋！那裡唸數學系的就表示數學頭腦好！」

「簡單得很！每組考在前頭的人不但數學好，一定什麼都好！」

庸醫立刻醒來，然為時已晚矣！連最後一朵夏日的玫瑰都沒摘到就去八〇四醫院報到了！